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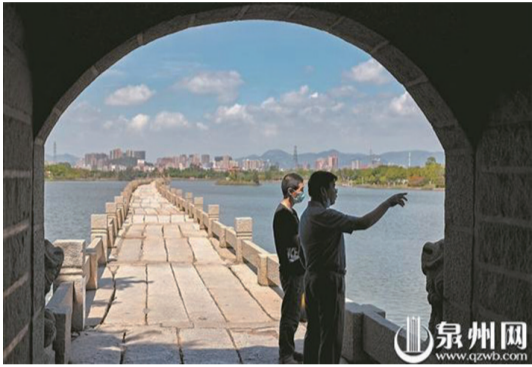


泉州專版

國際日報 合編 福建社團



泉州一世遺故事會：興建安平橋的“六功臣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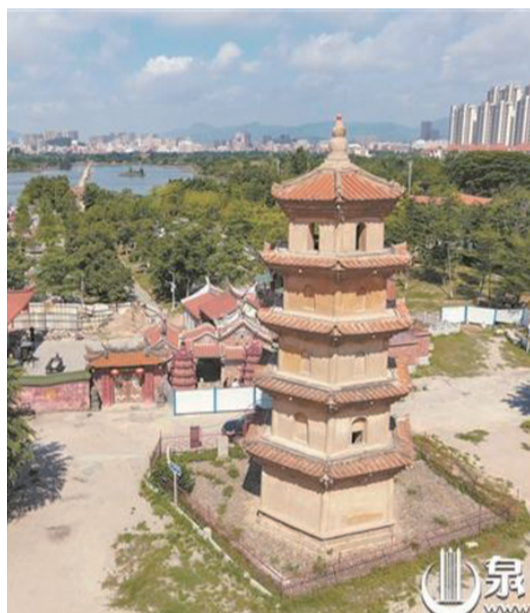
名橋吸引海內外遊客前來參觀



安平橋常以“卧龍”“巨虹”等壯麗稱號閃耀于志書、文獻、詩賦之中。



碑記石刻彰顯安平橋人文之盛



“白塔”系安平橋的附屬建築

海潮從石井江、東石港而來，山洪由九溪、大盈而下，匯合交流，形成鴻溝阻隔，行人過往、貨物運輸，端賴舟楫擺渡，甚為不便。每逢狂風巨浪之日，更是危險至極。

因陸路交通不便，嚴重制約安海、水頭貨物的流通交易，建造跨海橋梁連通兩地，解決“馬與安行商旅通”的問題，以適應海內外貿易與交通發展的需要，成為當時民衆的迫切願望。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，安平橋應運而生了。

興修跨海大橋的“六功臣”

說到安平橋興建的“功臣”，有六個人不能不提，即祖派、黃護、智淵、趙令衿、黃逸和惠勝，如果離開了他們的貢獻，可能如今我們也就見不到安平橋屹立的雄姿了。

《安海志》援引《清源舊志》稱：“宋紹興八年戊午（1138年），僧祖派始為石橋，鎮人黃護與僧智淵各施錢萬緡為之倡。功將半，派與護歿，起十四載未竟。二十一年辛未（1151年），太守趙令衿卒成之。其長八百一十有一丈，廣一丈四尺，疏為水道三百六十有二，自為記，榜曰‘安平橋’。”

祖派，南宋紹興年間僧人，生卒不詳，時人稱之“慈惠禪師”。據《枯崖漫錄》和《閩書》載，祖派為泉州人，在開元羅漢寺落發為僧，後為承天寺的僧人。祖派還是一位水利專家，紹興六年（1136年），他曾受晉江縣令洪元英之委托重建晉江湮浦埭。清道光《晉江縣志·卷之八·輿地志·水利志》載：“紹興六年，邑人李密、李國表，復請築于令洪元英，仍以僧祖派、體柔領其事，凡三年而成。時守劉子羽聞于朝，錫洪元英章服，祖派賜號慈惠大師。民為洪立祠，以祖派、體柔從祀。州人王瑪為記。”也正是因為祖派有修繕水利工程的經驗，故而黃護和智淵願意跟隨他建造安平橋。興建安平橋的消息傳開，晉、南兩地民衆紛紛響應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形成一股強大的造橋力量。黃護不僅捐錢，還親自參與監理建橋，操勞多年。可惜的是，在當時建一座像安平橋這樣的石橋，是個浩大工程。紛繁蕪雜的事宜耗盡了祖派、黃護的精力，他們竟沒來得及等到橋梁竣工，便相繼辭世了。

祖派和黃護的過早去世，使得安平橋建設工程注定要成爲一場“接力賽”。該橋在建造了近14年後，仍未落成。不過這一狀況在紹興二十一年（1151年）得到了徹底的改變。是年，趙宋宗子趙令衿出任泉州知州，他應士民之請，與新興化縣令黃逸（黃護之子）、僧人惠勝再度籌集資金，續建安平橋。

據文獻記載，趙令衿一向是位敢說敢做、不怕事之人。靖康初（1126年）他在任軍器少監時，就曾因直陳見解而觸怒皇帝被革職；復

官後，在堅持抗金主張的張浚被罷官時，他又挺身而出“硬剛”朝廷，疏求挽留張浚，再遭罷官；第二次復官後，趙令衿先至德安府當通判，而後才到泉州出任知州。有這麼一位敢擔當的“血性”官員主政泉州并續建安平橋，可以說是泉州人的福氣，也是安平橋的運氣。

黃逸，字德後，是黃護之子。他在南宋紹興年間爲興化知縣，爲政“根于至誠，尤崇尚學校，建議道堂”，是位“有賢名”的好官。安平橋建造未半，祖派與黃護便相繼離世，這對建橋民衆的士氣打擊頗大。所幸經郡守趙令衿援促，黃逸秉承父志，再度倡修安平橋，爲安平橋的完工立下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
有了趙令衿的主持、黃逸的倡建及董事，尚需一位“高級工程師”來負責安平橋的具體設計與建造，這項任務就落到了僧人惠勝的肩上。歷史文獻對於僧人惠勝的記載稀少，但此人在紹興六年（1136年）就已嶄露頭角了。那一年，時任泉州知州的劉子羽策劃重修州學。衆所周知，古時州學乃州郡官辦教育的主體，修建州學非同小可。劉子羽不敢大意，故“命浮屠惠勝等掌之”（《泉州重建州學記》），即令僧人惠勝等負責重修具體事宜。這次州學重修按左學右廟建制，增高舊基二尺餘，在今址建成大成殿，殿前置東西兩廡，殿東建明倫堂，殿後爲議道堂。明倫堂前爲東西十二齋，“御書有閣，祭器有庫，祠房燕亭賓次庖廡之屬，一新輪奐”。同時疏浚由東南方流經學宮的南溪支流，“潯青草池，內潮汐于橋之下”，使學宮見山傍水，“江山增麗，亘古無前”。能把州學重修至“亘古無前”的地步，足見惠勝對於承建工程得心應手。也正因此，趙令衿在續修安平橋時，才會想到要請惠勝再度出山相助。

果不其然，有了趙令衿、黃逸、惠勝等人合力修建，安平橋終於紹興二十二年（1152年）十一月告竣。建成後的安平橋“其長八百一十有一丈，其廣一丈有六尺，疏為水道者三百六十有二。以欄橋爲周防，繩直砥平，左右若一，隱然玉路，儼然金堤，雄麗堅密，江俾鬼神”。通橋之後，險惡的海灣渡口變成坦途，與泉州內陸腹地緊密相連，可謂四通八達，爲安海港運輸提供便利的同時，也吸引更多商船通過安平橋將貨物運輸到泉州各地以及漳州、廣州等。（記者 吳琴雲 陳起拓 文/圖）

色，穿梭于歷史與現代之間，感受從古至今開拓進取、與時俱進、愛拼敢贏的晉江精神”。

下階段，第三屆泉州文創展文化產業游活動將結合網絡投票和專家評審，選出5個“泉州文化產業游最佳線路方案”，主辦方將於今年國慶節前向海內外進行全媒體推介，并向有關部門推薦實施。

七家泉企上榜中國服裝百強

日前，中國服裝協會發布“2020年服裝行業百強企業”名單，泉州多家服裝企業上榜，包括七匹狼、九牧王、三六一度、大帝、特步、柒牌、勁霸等。據悉，2020年中國服裝行業百強企業分別對“營業收入”“利潤總額”和“營業收入利潤率”三項指標進行排序，全國共有127家企業榜上有名。記者調查發現，在營業收入百強中，泉州企業七匹狼、九牧王、三六一度、大帝、特步、柒牌、勁霸分列第26、34、45、48、52、63、74位；在利潤總額百強中，泉州企業九牧王、七匹狼、三六一度、特步、勁霸、柒牌、大帝分列第22、30、32、44、50、53、85位；在營業收入利潤率百強榜中，九牧王、三六一度、勁霸、特步、柒牌、七匹狼分列第12、20、27、44、51、62位。（記者溫文清）

到2025年泉州市生物醫藥產業力爭實現產值100億元

近日，《泉州市生物醫藥產業發展“十四五”專項規劃》印發，提出到2025年，全市生物醫藥產業力爭實現產值100億元，年均增長10%左右，現代中藥、海洋生物醫藥產值占比分別提升至15%、10%；培育生物醫藥產值5億元以上企業1—2家，1億—5億元企業2—3家，力爭主營業務收入億元以上企業增長10%左右。

“十三五”期間，泉州市生物醫藥產業保持了較好的發展勢頭，形成了中藥及天然藥物、化學原料藥、生物醫藥、醫療器械、海洋藥物、功能食品和生物農業等七大門類，涉及中成藥、化學原料藥及制劑、海洋藥物和天然藥物等265餘個品種規格，相關企業47家，其中規模以上企業12家；生物醫藥產業產值由2016年的20億元增加至2019年的51.32億元。

爲進一步推動泉州市生物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，《規劃》詳細分析泉州市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的短板、痛點、堵點，制定“十四五”時期產業的發展目標、發展方向、重點任務，并提出保障措施。其中，確定優先發展“現代中藥”“生物藥”“海洋藥物”“化學原料藥”“醫療器械”“健康服務業”等六個領域；明晰了若幹個重點任務，如完善產業政策體系、加強產業新藥研發、促進產業人才發展、推進生物醫藥相關學科建設、推動產業集羣發展等。

泉州工藝美術大師精心刻畫22個遺產點

九日山、東西塔、老君岩……走進泉州工藝美術大師呂照明的工作室，“泉州：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”22個遺產點刻畫作品整齊地擺放在桌子上，每一件都栩栩如生、惟妙惟肖。對呂照明來說，刻畫是他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泉州這個多元文化之城的熱愛，對泉州豐富歷史底蘊另一種形式的展示。呂照明出生于泉州提線木偶表演世家，父親是泉州木偶劇團團長呂贊成。從清代道光年間算起，呂家先後有5代人從事木偶表演。高中畢業後，從小喜歡美術繪圖的呂照明進入印刷廠工作。在印刷廠的工作經歷讓呂照明學會了印刷設計，後來他離開印刷廠自己創業。1990年，呂照明在市區後城一地攤上看到童年時期玩過的刻紙，便萌生了重拾刻紙技藝的念頭。隨後，呂照明潛心鑽研刻紙藝術，並在探索中加以創新。當時，傳統的手工印刷基本已被電腦印刷替代，大量的手工印刷材料菲林片被棄用。呂照明突發奇想：“既然要扔掉，倒不如試着在菲林片上刻畫。”經過一番嘗試，出乎他意料的是，用菲林片刻出來的作品線條靈動、流暢精細，讓人頗爲驚訝。聊起最近完成的世遺泉州22個遺產點刻畫作品，呂照明頗爲興奮。據介紹，爲了完成這組作品，他多次實地走訪遺產點，并翻閱大量資料，力求通過原物原景的刻畫展示，再加以藝術的創作，讓“世遺泉州”在菲林片上栩栩如生。“九日山碑刻上的字呈現在底稿裏，一個字僅2.5毫米大小，刻起來比較費勁。草庵底稿上的磚比較多、比較密，也刻了三四天。”呂照明說，未來還將根據22個遺產點的故事，創作出更多延伸作品，在刻畫的世界裏表現家鄉風物。（記者 許雅玲 陳起拓 實習生 吳珊珊 文/圖）



呂照明介紹22個遺產點刻畫作品 (福建僑報供稿)